

生活



祖业

平江县教育局 吴抄金

祖父在蒋山打下的江山,倾注了太多的血汗。

家乡蒋山受困于地势低洼。千百年来,土不肥田,山不养树。发源于福寿山的芦溪河水,也在流经蒋山时水道猝然变窄,在山水暴涨之时无情地摧毁两岸村民的家园。祖父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,肩负起了与自然抗争的沉重使命。

祖父名叫吴开源,人如其名。小时候,我家的右侧留有一个陡壑。为使陡壑变缓,洼地提高,祖父从芦溪河道取来鹅卵石,一片一片斜垒砌。边砌边填,祖父则从后山取来泥土填充在荒地中心。祖父的围砌填土成效显著,久而久之,在家的右侧造出了一块长30余米、宽约5米,高出前面地坪七八十公分的空地来。

端午前后,雨水增多。芦溪河水经常漫河堤而上,而我则可以站在祖父整出的空地上看汹涌来去的大水。

村子里的人困于水患,部分乡邻干脆搬离蒋山,另谋生计。而祖父哪儿也没去,就固执地守着这个家。祖父说:水再大也会有退的时候,水退了,自然就可以找时间把冲毁的坑给填上。

我曾亲眼看见过空地被大水冲垮,也曾亲身经历房子进水,在水中转移家具的场景。

祖父耗费了大半辈子与水患斗争,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边砌被水吞没。边砌有保护房屋的作用,如果水冲毁的面积大就会危及墙基。更何况土砖墙不耐水浸,湿墙随时都会有倒塌的危险。如此,边砌垮了,祖父再砌;砌了又垮。循环往复,祖父只能咬牙坚持,反复地用石砌砌用土填坑。那时没有水泥、红砖,砌不出坚固的石堤。砌砌挑土只能靠人力完成。个中艰辛,数祖母最清楚。祖母说:祖父咬掉了三颗牙齿。在祖母的老衣柜里,珍藏着祖父的两颗大牙。我记得:

牙脚漆黑,牙面扁平。

后来,祖父改进了砌砌的方法,鹅卵石的砌垒增加了层次,边砌宽度增加,夯实了基础。在鹅卵石的缝隙中间,祖父又填充了掺沙黄泥。

为了解决土砖屋怕水浸润的毛病,祖父还送父亲学了石匠手艺。1979年祖父建房子时,墙基都是父亲亲手打制出来的。

2009年,父亲拆掉了祖父留下的土砖屋,请来挖机,将原有的地基抬高了1米,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新房。从此了却了水患之忧。

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暴发。家乡蒋山空气清新,民众可以小范围流动。我们一家即使宅家,也可以在祖父留下的空地上尽情玩耍。

今年清明节,在祖父的坟前,我伤感赋诗,想对祖父说,纵使一生贫困,但他的爱与梦想一直是后人取之不尽的财富。我还想告诉祖父:他当年安在蒋山的这个家,真的很舒服。

抒怀

当春天的尾声随着树荫渐浓隐去,柳树新生的枝条长成,就是做柳哨的时候。儿时,奶奶一手牵着我,一手提着一把柴刀,来到屋后的柳树下。抬头望,柳树枝叶浓密,绿得清新。那是一种苍翠而又饱满的绿,一层一层,如同深深的湖水,而我们在水底,仰望绿枝绿叶在风里摇曳出层层细浪。棕褐色的树身裂出一条条波纹,那是时间的风霜雨雪,刻在生命中的见证。

奶奶手起刀落,砍下几根当年春天新生的树枝,这些枝条不老不嫩,树皮饱满有韧性,适合做柳哨。砍下的柳枝,抱在怀里,散发出柳树独有的青涩气味,分不清是臭还是香。柳枝抱回家,除去绿叶,错开桠节砍成一小段一小段。那些小段柳枝,匀称而光滑,奶奶拿一段放在凳子上,用刀背轻轻地敲打,让树皮在敲打中脱离,再把木质部分从树皮中挤出去,空空的树皮变成一个圆筒,一端用手捏扁平——柳哨便做成了。

每一只柳哨的声音都是不同的,哨身越长哨口越细越窄,声音就越悠扬清脆;哨身越短哨口越宽越粗,声音就越低沉浑厚。我偏爱细长的柳哨声,悠悠扬扬,轻盈明亮。

我和奶奶,一人吹起一只柳哨。哨声悠悠,携着风,沐着阳光,牵着蝉鸣,在夏日的山间小路奔跑。山间的草木,蓬勃热闹,荡漾着微醺的气息。野花静静地盛开,无人欣赏仍身披灿烂的光华,小虫子悄悄爬过舒展的花瓣,在花瓣上咬下一个小缺口,又隐于草木之中。那朵留有缺口的野花,被我随手摘下,扔进小溪,随流水远去。

老屋的不远处,有几方巨大的石头,其中的一方方方正正,形成一个小平台,平台外,另一方石头长成一把天然的长椅。石头周围的树木茂盛,小伙伴们最喜欢在那里玩耍,在石头上坐着、躺着、站着,吹着柳哨。有时候,几个孩子在一起,卯足了劲儿吹着柳哨,多重奏的哨声响彻山林,就类似于青蛙在夜晚的演奏会了。山林并不觉得吵闹,风从草木间而来,摇动千枝万影,晃动隐隐约约的光点,在柳哨声中舞蹈。我们就这样胡乱地吹着柳哨,没有曲调,却张扬着快乐。童年的夏天,就这样被柳哨声点亮。

多年以后,见到柳树,儿时做柳哨吹柳哨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。折一枝柳,那独特的气味萦绕,感觉是那样亲切。童年生活的山村依然草木葱茏,儿时砍的那棵柳树枝更繁叶更茂,只是,柳哨声声——终将成为远去的回忆。

慈利县象市中心小学 李文丽

柳哨声声

畅情

岳麓山野游记

刘新定

须趁晴,相约起。

次日,阳光正好,微风不燥。

岳麓山下,层林叠翠,隐隐一缕芬芳扑鼻,使之神清气爽,若开笼之雀也。令:整装待发!目标:岳麓山轻穿桃花岭,至象鼻窝。众人得令。

须臾,轻装前进,弃大道寻山路,斩荆棘而上。正所谓,归隐山林远世间,无烦无恼胜桃源。何须问我何方去,寻找心中那朵莲。

鲜有人迹之路,上上下下几回合,丛林茂密,落叶层层压层层,青石台阶青苔厚,林中稍有几丝清凉,浑然不知世外燥热。有道是:山中一甲子,世上已千年?

尽竭己之能,立足桃花岭之巅。于时豁然开朗,看长沙西部群楼耸立,梅溪湖一览无遗,黛翠丛林,幽幽碧水,徐徐清风自来,静吾内心深处,惊城市之变化,顿时间,疑穿越时空,忘却尘世纷扰,独留清风一缕。

且息片刻,转战象鼻窝。

莫是李逵三板斧,错将悬崖弄三坡,一坡连一坡。黄泥砾石,约宽三丈,恍惚绿丛林中黄缎带,从上而下,直至山谷最低处。游人三五成群,结伴同上下,欢呼笑语,亦时时有。

历尽艰辛跋涉,水尽粮绝之际。忽闻波浪拍岸声,欣喜,前行见水潭。碧波层层,清澈见底,阳光所笼罩之处,如镜面新开而冷光直射。一株野草,婷婷立于水中,悠然自得,如佳人在水一方,笑问客来何处?

虽徒步艰辛,汗流浹背,然可抛往日之烦恼,扫疫情之阴霾,得平日不曾之宁静。心亦安,神亦静,行乐于山水,山水之间有相逢,乐哉!美哉!庚子之四月也!

荷池童趣



印象

刘翠红/摄

感悟

双手编织致富梦

宁乡市玉潭街道学庵小学 胡旺洪

“五·一”前夕,迎着灿烂的朝阳,我带着“帮扶责任人”的神圣使命,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宁乡市沙田乡沈家组贫困户沈正龙家中。我进门时,沈大爷在家忙着编竹筐。沈大爷已73岁高龄了,但仍精神矍铄,步履矫健,除了听力稍差,身体并无大碍。我向沈老请教养生之道,他的话简单、朴实而富有哲理:身懒病欺人,身勤人欺病。

这3年来,我已跟沈老面对面或者电话里打过多次交道了,如同亲人般无话不谈。他的老伴常年患病。沈老有两个孩子:女儿已经出嫁,儿子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挣钱。沈老在本村是名副其实的留守老人。沈老不愿意增加儿女负担,总是想办法靠双手增加收入,一天也不愿歇着。

这次走访,我们聊到了核算收入这个话题,沈老扳着手指,逐项算来:3亩地粮食收成,除了自己的口粮和养2头猪,余粮还可稍稍贴补儿女。养蜂11笼,最

近已采蜂蜜40公斤,一天就卖完了,共收入4000元。靠着祖传的篾匠手艺,每年编筐、背篓和篮子卖,收入约3000元,只是现在这些家什市场需求越来越小,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了。

对沈老的收入计算,我提出了自己的疑惑:“沈大爷,据我所知,养蜂户都没有这么高的产量,是不是您记错了?”老人家说,40公斤蜂蜜只多不少,还给儿女们留了一点。他凭着多年摸索的经验精心饲养这些蜂,每年产量都比别人高。蜂蜜除了营养高,还是“百草药”,他看准市场需求,每年在养蜂上都要下一番大功夫。

说起竹器活儿,我建议沈老改变传统经营方式,编一些竹床、椅、席等。老人家说,他早有此意,还想编竹制手工艺品卖,目前在考察市场,琢磨编织技巧,打算从本村做起,力争把产品销到宁乡市内。

我问沈老有什么困难需要协助解



决,或者是有什么心愿想要实现,沈老意味深长地告诉我,他以前吃过许多苦,现在搭帮党的政策好、暖人心,只要自己身体好,有力气干活,就不给儿女和国家添负担,多活几年,多看看这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,就已经很知足了。

坐在沈老对面,我在思考:这就是我们普通的贫困户,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,也是一位勤劳、淳朴、善良而智慧的乡亲,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有什么理由不竭尽所能去帮扶这这可爱的勤劳老人?

临走时,沈老还在继续编织竹筐,也是在编织生活、编织致富梦。